



全  
一  
隨  
玉  
函  
要  
略  
論  
註  
本  
義

武  
610  
1

全





武中  
號 610  
卷

張仲景先生原原本

魏栢鄉先生纂釋

金匱玉函要

畧論註

金閭綠蔭堂藏板

金匱要畧方論序

張仲景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家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畧方三卷上則辨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并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才數家耳嘗以對方證對者施之於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或有方而無證救疾治病其有未備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校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



全圖五卷方論不奇  
次于證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採散在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廣其法以其傷寒文多節畧故斷自雜病以下終于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舊名曰金匱方論臣奇嘗讀魏志華佗傳云出書一卷曰此書可以活人每觀華佗凡所療病云多尙奇怪不合聖人之經臣奇謂活人必仙景之書也大哉炎農聖法屬我盛旦恭惟

主上不承大統撫育元元頒行方書拯濟疾苦使和氣

盈溢而萬物莫不盡和矣 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

衡尚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

理臣林億等傳上

大明應天徐鎔謹按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二卷中金

匱玉函經八卷條下晁氏曰漢張仲景撰晉王叔

和集設答問雜病形證脉理參以療治之方仁宗

朝王洙得于館中用之甚效合二百六十二方據

此并前林序云依舊名曰金匱方論則王洙館中

所得名曰金匱玉函要畧方係五代時改名耳所



金匱要畧方論卷之三  
以通考只云金匱玉函經也是金匱玉函經元時  
已無矣夫金匱玉函經八卷東漢張仲景祖書名  
也金匱方論三卷傷寒論十卷似西晉王叔和選  
集撰次後俗傳書名也若金匱玉函要畧方五代  
及宋相沿書名也今單名金匱要畧而去其玉函  
二字愈遠而愈失其真矣又據晉皇甫謐甲乙云  
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用之多驗王叔和撰次仲景  
選論甚精指事施用卽今俗所分傷寒論金匱要  
畧是也孫真人千金云江南諸師秘仲景傷寒方

法不傳是叔和選論思邈亦未曾研也惟文潞公  
藥準云仲景爲羣方之祖朱奉議活人書云古人  
治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葛稚川作肘後孫真人  
作千金陶隱居作集驗玄冥先生作甲乙其論傷  
寒治法者長沙太守一人而已華佗指張長沙傷  
寒論爲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函名之其重于  
世如此然其言雅非精于經絡不能曉會若孫思  
邈則未能詳仲景之用心者是宋時纔分傷寒論  
金匱要畧爲二書也成聊攝明理論云自古諸方



歷歲浸遠難可考評惟仲景之方最爲衆方之祖  
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醫帙之  
中特爲樞要參今法古不越毫末乃大聖之所作  
也劉河間原病式云自黃帝之後二千五百有餘  
年有仲景方論一十六卷使後之學者有可依據  
文亦玄奧以致今之學者尙爲難焉故今人所習  
皆近代方論而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唯近世  
朱奉議多得其意遂以本仲景之論而兼諸書之  
說作活人書其言直其類辨使後學者易爲尋檢

施行故今之用者多矣據河間十六卷之言此時  
仲景書尙未分傷寒雜病爲二門也或金匱玉函  
經八卷坊間分作十六卷亦未可知故東垣內外  
傷辨惑論曰易張先生云仲景藥爲萬世法號羣  
方之祖治雜病若神後之醫者宗內經法學仲景  
心可以爲師矣王海藏此事難知云余讀醫書幾  
十載矣所仰慕者仲景一書爲尤然讀之未易洞  
達其趣欲得一師指之遍國中無有能知者故於  
醫壘元戎云折中湯液萬世不易之法當以仲景



爲祖又云金匱玉函要畧傷寒論皆張仲景祖神  
農法伊尹體箕子而生也唐宋以來如孫思邈葛  
稚川朱奉議王朝奉輩其餘名醫雖多皆不出仲  
景書又湯液本草于孫葛朱王外添王叔和范汪  
胡洽錢仲陽成無已陳無擇云其議論方定增減  
變易千狀萬態無有一毫不出于仲景者潔古張  
元素其子張璧東垣李明之皆祖張仲景湯液惜  
乎世莫有能知者又云仲景廣湯液爲大法晉宋  
以來號名醫者皆出于此又按丹谿局方發揮或

問曰仲景治傷寒一百一十三方治雜病金匱要  
略二十有三門何也答曰仲景諸方實萬世醫門  
之規矩準繩也後之欲爲方圓平直者必於是而  
取則焉曰要略之方果是用乎曰天地氣化無窮  
人身之病亦變化無窮仲景之書載道者也醫之  
良者引例推類可謂無窮之應用借令略有加減  
修合終難踰越矩度又曰圓機活法內經具舉與  
經意合者仲景書也仲景因病以制方局方製藥  
以俟病據數家說是元末及我



金匱要畧方論目錄  
國朝初醫家方分傷寒雜病為二家也只因聊攝七  
十八歲撰成明理論八十歲時注完傷寒論未暇  
注金匱論所以俗醫分為二門致令時眾口一辭  
謂仲景能治傷寒而不能療雜證也冤哉余素慨  
金匱方論與傷寒論睽離孤處及注解傷寒論又  
明理論乖散失羣已近五百年因謀諸新安師古  
吳君校壽一梓成濟睽而得會遇庶業醫者弗致  
得此失彼各自專門為粗陋又冀華劒復合昌鏡  
再圓天作之合云爾萬曆戊戌孟夏吉日

金匱要畧方論目錄

卷上

臟腑經絡先後第一

瘧濕暍第二

栝樓桂枝湯

葛根湯

大承氣湯

麻黃加朮湯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防己黃耆湯

桂枝附子湯

白朮附子湯

甘草附子湯



白虎人參湯

一物瓜蒂湯

百合狐惑陰陽毒第三

百合知母湯

滑石代赭湯

百合雞子湯

百合地黄湯

百合洗方

栝樓牡蠣散

百合滑石散

甘草瀉心湯

苦參湯

雄黃熏方

赤小豆當歸散

升麻鱉甲湯

瘡病第四

鱉甲煎丸

白虎加桂枝湯

蜀漆散

附方

牡蠣湯

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湯

柴胡桂薑湯

中風歷節第五

侯氏黑散

風引湯

防己地黄湯

頭風摩散

桂枝芍藥知母湯

烏頭湯



礬石湯

附方

續命湯

三黃湯

朮附湯

八味圓

越婢加朮湯

血痺虛勞第六

黃耆桂枝五物湯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天雄散

小建中湯

黃耆建中湯

薯蕷圓

酸棗湯

大黃蠱蟲圓

附方

炙甘草湯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第七

甘草乾薑湯

射干麻黃湯

皂莢圓

厚朴麻黃湯

澤漆湯

麥門冬湯

葶藶大棗瀉肺湯

桔梗湯

越婢加半夏湯

小青龍加石膏湯



附方

甘草湯

生薑甘草湯

桂枝去芍藥加皁莢湯

桔梗白散

葶藶湯

奔豚氣第八

奔豚湯

桂枝加桂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胸痺心痛短氣第九

栝樓薤白白酒湯

栝樓薤白半夏湯

枳實薤白桂枝湯

人參湯

茯苓杏仁甘草湯

橘皮枳實生薑湯

薏苡附子散

桂枝生薑枳實湯

赤石脂圓

九痛圓

腹滿寒疝宿食第十

厚朴七物湯

附子粳米湯

厚朴三物湯

大柴胡湯

大建中湯

大黃附子湯

赤圓

烏頭煎



當歸生薑羊肉湯 烏頭桂枝湯

附方

柴胡桂枝 走馬湯

瓜蒂散

卷中

五臟風寒積聚第十一

麻子仁圓 甘草乾薑茯苓白朮湯

痰飲欬嗽第十二

茯苓桂枝甘草湯

甘遂半夏湯 十棗湯

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

朮防己湯 朮防己加茯苓芒消湯

澤瀉湯 厚朴大黃湯

小半夏湯 防己椒目葶藶大黃圓

小半夏加茯苓湯 五苓散

附方

茯苓飲 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

茯苓五味去桂加乾薑細辛湯



苓桂五味甘草去桂加乾薑細辛半夏湯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大黃湯

消渴小便利淋第十三

文蛤散 栝樓瞿麥圓

蒲灰散 滑石白魚散

茯苓戎鹽湯 猪苓湯

水氣病第十四

越婢湯 防己茯苓湯

甘草麻黃湯 麻黃附子湯

杏子湯 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

桂枝加黃耆湯

桂枝去芍藥麻黃細辛附子湯

枳朮湯

黃疸病第十五

茵陳蒿湯 消石礬石散

梔子大黃湯 猪膏髮煎

茵陳五苓散 大黃消石湯



附方

麻黃醇酒湯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第十六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

半夏麻黃圓

柏葉湯

黃土湯

瀉心湯

嘔吐噦下利第十七

茱萸湯

半夏瀉心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猪苓散

四逆湯

小柴胡湯

大半夏湯

大黃甘草湯

茯苓澤瀉湯

文蛤湯

半夏乾薑散

生薑半夏湯

橘皮湯

橘皮竹茹湯

桂枝湯

小承氣湯

桃花湯

白頭翁湯

梔子豉湯

通脈四逆湯

紫參湯



金匱要略卷之九  
訶梨勒散

附方

黃芩湯

瘡癰腸癰浸淫第十八

薏苡附子敗醬散 大黃牡丹湯

王不留行散 排膿散

排膿湯 黃連粉

跌蹶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蚘蟲第十九

梨蘆甘草湯 雞屎白散

蜘蛛散 甘草粉蜜湯

烏梅圓

卷下

婦人妊娠第二十

附子湯 桂枝茯苓丸

膠艾湯 當歸芍藥散

乾薑人參半夏丸 當歸貝母苦參丸

葵子茯苓散 當歸散

白朮散

目錄



婦人產後病第二十一

枳實芍藥散

下瘀血湯

竹葉湯

陽旦湯

竹皮大圓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

附方

三物黃芩湯

內補當歸建中湯

婦人雜病第二十二

半夏厚朴湯

甘草小麥大棗湯

溫經湯

土瓜根散

旋復花湯

膠薑湯

大黃甘遂湯

抵當湯

礬石丸

紅藍花酒

腎氣圓

蛇牀子散

狼牙湯

小兒疳蟲蝕齒方



金匱要畧方論本義



松江何 炫嗣宗



廣平冀 棟隆吉

栢鄉魏荔彤念庭釋義

男 士敏 校 刊

臟腑經絡先後病脉證第一

論十三首 脉證二條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  
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  
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



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藏準此。

按此條乃仲景總揭諸病。當預圖於早。勿待病成。方治以貽悔也。治之預。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所謂曲突徙薪之勲。宜加於焦頭爛額之上也。天下事。槩如此矣。豈止醫藥為然。中庸云。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亦為凡事言也。篇中皆設為問答。以明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

脾。先言肝者。以四時之氣始乎春。五臟之氣始乎肝。洪範言履端于始。序則不愆。故先引肝以為之準云。五臟之氣旺。則資其所生。由肝生心。心生脾。脾主肺。肺生腎。腎生肝。順則吉也。病則侮其所尅。肝尅脾。脾尅腎。腎尅心。心尅肺。肺尅肝。逆則凶也。故善養生者。必明乎五氣順布。四時順行之序。而後不致倒行逆施。與天行有悖也。周子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既兼理氣而言。則醫家亦不外乎此義矣。所以肝病。必傳於脾。上工必先實脾。使肝病以不得傳。而可愈也。然臟氣之衰旺。與時令相流通。四季之月。每季土旺十八日。合算疇零。以應五行各旺七十二日之數。若適當其際。則脾旺自不受邪。即勿補之。而脾自不得肆其侮也。設過補脾。又犯實實之戒矣。但此衰旺消息之理。上工方知之。若中工以下。即不能曉識矣。不曉相傳之義。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所謂頭病治頭。脚病治脚。一病執一方。如庸醫之學也。夫肝之病。必肝虛者多。虛者補之。補必用酸。正治也。若夫助其子勢。即以助母之勢也。焦苦入心。助心必



小為陰寒之  
水氣金乃頑  
燥之金氣足  
以發明仲景  
之旨於不言  
肝雖厥陰而  
與少陽相為  
表裏稟東方  
生氣得春夏  
溫和則茂盛  
遇秋冬寒涼  
則凋殘固不  
可以補母之  
法而助水以

法。而泄實之法。自能類推矣。師又引經以總結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蓋虛者復攻之。是犯虛虛之禁也。實者復補之。是犯實實之禁也。惟虛而不

用焦苦。此旁治也。更有益其所勝之勢。即以衰其病之勢矣。甘入脾。益脾必用甘味。以調濟之。此又反治也。明乎三治之治。而預圖之。何病不已乎。所以然者。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此水為陰寒之水。氣足以入厥陰。而傷及少陽者。故水不行而心火氣足。不食肝母之氣。而肝自安。故心火足而肝陽暢達。木得火而欣欣向榮。必也。且于是而肺金畏火制而不。敢來侮肝。故曰傷然。非真傷肺也。使頑燥之氣不伐。厥陰生。意而肺金常得溫。故云和金氣乃不行也。金氣不行。則肝木暢茂條達。而病自愈矣。一治肝之法。而輾轉顧慮。於五行之理。蓋如是之周詳縝密。而後可善其治肝之用也。此治肝必補脾之要妙也。非上工庸易明哉。肝之虛者。必用此法。而肝無難理矣。今世之治肝者。必治肝。治肝不效。則必治腎。虛則補其母也。然水氣寒。木氣斂。究不效也。不如治脾。且治心。必火土溫和。而水木之氣。方能舒暢。師早已度此金針。特人多悞。認泥丸作大丹耳。師又為明肝實者。則不在此例。用此治。然實邪易泄。虛病難調。知補虛之

法。而泄實之法。自能類推矣。師又引經以總結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蓋虛者復攻之。是犯虛虛之禁也。實者復補之。是犯實實之禁也。惟虛而不

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疾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脉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刀。蟲獸所傷。以



此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腑臟。即醫治之。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重。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按此條乃明天地風氣生死萬物之理。見人當善為調攝。遠其戕害。乘其滋益。能不須丹術。而自得長生久視之道也。治病貴預矣。而得病必有因。試再申其本原之義。人秉五常而生。常者恒也。恒久而不已之氣也。五者在先天。為水火木金土。在後天。為水木火土金也。人秉先天之五行。而成形。人秉後天五行。而得

生。其氣亘古如斯。生生不已。非至常能如是乎。然此氣在人者。自生生在天者。自流行。流行者氣也。而四時布。八風起矣。是人亦萬物之一。俱生于風氣。長于風氣。復戕害于風氣。亦亘古如斯而已。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則喻乎人生而後。後天御氣之說也。秉此氣而生。能日順乎生之氣。使有所保全。調劑浮舟之義也。秉此氣而生。日逆乎生之氣。使有所散亡。擾亂覆舟之義也。見人子然之身。上代天工。裁成輔相。能盡其宜。且能左右萬民。化育萬物。况我躬之不克自淑乎。所以善全此五常之氣。必內明其五常之氣。所屬實。脩于體。而後可以踐形。盡性也。醫雖尚言氣。而理豈外是哉。聖哲知五常之氣。即係于五藏。而為五藏之元真也。必使之與天氣相通。於人氣得暢。轉相生。養循環無終。此身可以疾病不生。而長生。其氣可以陰陽不偏。而常和。此明哲保身之至計也。若夫不善調攝。內失其元真。外徹其保障。而容氣邪風。隨得乘隙投罅。而中人多至於死。可不慎歟。風氣猶是也。何以有客氣邪風之名。則非陰陽時令之正。乃天地孤



寒者正氣閉  
而不通者  
邪氣乘而入  
也

虛之邪。猛厲陰賊。天扎人物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在陰陽剛柔言之。原不可偏廢。而陽剛常為正。陰柔常為邪。未嘗非一氣也。而變化之道寓焉。邪正之名義。又不得不分屬之矣。其問客氣邪風。千變萬化。為疾為難。見病萬端。而大要不越三條。知斯三者。則知所以養身也。一者經絡受邪。本表證也。而久則舍於臟腑。是固表證也。而必內有所因也。必五臟六腑之中先虛。有隙可乘。有罅可投。而後經絡空虛。開門揖盜。此五藏元真失守之故也。二者四肢九竅。雖于臟腑為末。為外。而血脈得以相傳。不致壅塞不通者。亦必臟腑之氣。充滿流動。而後四肢輕健有力。九竅開闔得宜也。如臟腑有實邪積聚。則血脈所由之隧道。氣行血走之營衛。津津精輸之支系。皆凝滯格阻。而為患矣。於是塞者方塞。通者自通。客氣邪風。又得外從皮膚而中之。皮膚之所以受邪。由於腠理不和。腠理之所以不和。由於營衛不協。營衛不協。由於陰陽偏勝。陰陽偏勝。由於臟腑氣強弱不勻。而其實六腑又由於五藏。藏之元真不足。

則內之邪氣有餘。斯為積聚格阻。而四肢九竅。皆病也。亦五臟元真失守之故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房帷帷席之間。男女宴好之際。刀鋸鼎鑊在側。而猛獸毒蟲所伏也。房室之勞損其精。金刃蟲獸之傷亡其血。精損血亡。有相關屬之義。精損者。未有血不空虛。亡血者。未有精不枯竭者也。苟損其一。必見疾病兼喪其兩。即臻死亡。蓋精與血。莫非五藏之元真也。此亦五藏失守之故也。以此三者詳之。萬病根源。悉盡于此。能加謹焉。可以與言醫藥之仁術矣。若人能全養身之道。容氣邪風。慎毋令干忤經絡也。即或偶然無意。不過適中經絡而已。必不能中腑中臟。頃刻弗救也。再遇良醫。於未流傳腑臟之時。即從其經絡之表治之。驅風散邪。病可已矣。且五藏元真常保。氣旺血盛。藥力有所憑藉。而肆其祛除之用。至易易也。惟其五藏元真行失。斯正氣衰竭。正血枯耗。即淺中經絡之疾。多致醫藥不靈。傳流漸深。五藏元真之關。寧不至重乎。再或醫藥之餘。佐以導引吐納。鍼灸膏摩。無非內保五藏元真。外禦客氣邪風。勿令九竅



閉塞之旨耳。九竅者，藏府之門戶也。五藏者，又六府之根源也。知此則內外表裏洞然一貫，而補泄升降之確然有主，雖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外治之法，何非內治之理相通者乎？更能謹言慎行，無犯王法，臨淵履冰，不蹈禽獸災患危險之地，清心寡慾，夫婦人道雖有，而勿令竭乏其精氣，樽節愛養，無奢侈之習，淡泊寧靜，制口腹之欲，服食節其冷熱，五味調其苦酸辛甘，不令過度偏蔽，于是形體不致遺以衰朽之患，而病且無由入其腠理矣。况深而經絡乎？况再深而為腑為臟乎？形體者，藏府之表也。藏府者，形體之裏也。內外表裏交相培養，聖賢修身之道，如是也。而養身之道，亦如是也。理與氣無分受，則修與養豈可不兼盡而可謂之聖賢乎？凡人以醫為不足學者，皆不明乎此旨者也。師猶恐人以腠為外而忽之，示之曰：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人之形體於軀殼之內，大段分三截為三焦，於軀殼之外，細微分皮毛為腠理。五臟之元真在內通會於三焦，而在外則三焦之氣血通會於腠理。三焦雖寓形而實以五藏之元真為

氣血者也。故腠者，即為五藏元真通會之處，必本三焦之氣血以為宣達耳。言腠是周身之營血衛氣所轉會之處也。言腠必言理，是周身皮膚之文理也。皮膚之文理何以亦闕藏腑非五藏有元真，則三焦無氣血矣。則周身何以為腠而腠何以有文理乎？觀此則知大小本末內外俱無二氣無二氣，即無二理。適成其為一物一太極而已。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者，此也。朱子所謂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者，此也。孰謂黃帝岐伯之學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有異致也乎？雖醫之所言者氣也，而未有其氣而不存其理者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一云腹中冷，苦痛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其



目正圓者。瘕不治。又色青為痛。色黑為勞。色赤為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師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暗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一作痛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師曰。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脈皆當病。

按此五條。乃明五藏元真。宜見色脈聲音之間。內外有相符之理。以示人望問切之大畧也。病之有無。視乎五藏元真之饒虧。而藏真隱微難測。非於脈色聲音。外證諦照之。無從得真消息焉。故師於問答再明之。問曰。病人必有病色。病色必見於面部。何說也。師曰。鼻者始生之物也。人在胎胞中。一月生津液。二月生氣。息三月生體質。四月生骨髓。五月生膚肉。津液即父母之精血也。而鼻通氣息。即繼而生。所以名為鼻祖。為肺之開竅。而主一身之元氣者也。五臟之氣莫不稟受于肺。而五臟之真色亦必隨氣之出入而發見于鼻頭。此鼻頭所以可驗五藏之真色也。鼻頭色青。肝之色也。肝氣鬱屈。腹中斯痛。肝陽虛而深陷。至于苦冷。必厥厥而脈絕不還。必死矣。此肝之色也。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腎水泛溢。浸淫協腹。甚且亡



宜補腎又不  
宜補水宜  
兼補真陽也

衝胸喉。土令無權。而水邪肆行也。此腎之色也。黃者。胸上有寒。黃脾之色。而脾與胃共一氣。脾寒由於胃寒。胃寒胸上方得存寒氣。而胃之虛冷可知。脾之氣見也。色白者。肺之色也。肺雖主氣。而氣實血之主。氣有餘不足。則血亦因之。亡血家血枯耗也。而氣亦虛弱矣。所以氣血並虛。而肺之色見也。設微赤非時者。心之色也。心火正尅肺金。再非夏月火旺之時。而為秋月金旺之時。得見則肺臟受刑。至于外善。有可死之義也。此心之色也。由此而推之。通而周身俱有。色可察識。亦不盡在鼻頭。而鼻頭其簡要者乎。詳在內經。靈素。脈色。藏象。各篇。師不過舉其大畧。以待人博覽。有會耳。再由鼻頭而推及于目。目雖肝之開竅。而實五藏之精華也。故目睛必光明活潑。而藏真乃足。若目正圓者。直視而不轉瞬也。於瘥病中得之。風邪所入至深矣。內之肝經。真陰已為風邪所切而盡。此所以決其不可治也。又就其面部大槩言之。色青者。陰寒盛而陽陷結。知為痛也。色黑者。虛損甚而腎氣浮。知為勞也。色赤者。陽浮動而熱隨之。知為風也。

色黃者。津液短而山虛寒。知為便難也。色鮮明者。濕邪盛而水氣浮。知有留飲也。其餘病色雖多。而不出五者之變合而已矣。又在學者。神明於其中。而得坐照之識也。大約心細則眼明。而理明則心細。多讀書辨證。則理明。識廣。又聖賢格物。致知之學也。槩可忽乎哉。

師又就音聲以察之。師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也。寂然言其常。驚呼言其猝。骨節間病者。肝病也。肝主一身筋骨。骨節經絡間。必有風熱之邪。久而內舍于肝。斯有此聲狀也。語聲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心膈間陽氣充布之處。陽虛氣弱。則聲喑暗然。不能使人聞之。了微也。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啾啾細長。呻吟之類也。必痛在頭中。斯呻吟不快也。此亦約舉其一。二。以該之。示人引伸觸類之義也。

師又就氣息以示之。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搖肩息而肩動也。心中堅。邪氣堅。痞於心中。格阻其正氣。



之升降。故息而肩搖也。師名其為堅。而邪實正虛。猶當加意也。息引胸中。上氣者咳。咳則氣亂而逆。故息引胸中。其氣逆上。此欬家之息。而虛實之邪。又當別為諦審矣。息張口短氣者。肺臟津枯。氣耗之可驗者也。故知為肺痿。而兼有唾沫之外證。可徵信焉。蓋必津枯氣耗。而後口乾沫黏。反欲多唾。唾又無津。而但沫也。此肺病之洞然者也。

師又於息之中。明其吸。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吸數則呼必遲。吸多於呼也。吸為陰。呼為陽。陽盛而陰不足。中焦熱盛而津不足。故思吸陰氣。以救濟之也。此實乃胃實之實。下之即承氣之類。去其實熱。而呼吸可調矣。若吸微數。而更無實熱在中焦。則虛也。虛而吸數。則中氣欲絕。數吸自救。氣根已剝。浮動于上。何可救援乎。故不治。此示人以辨虛實之法也。再約畧明之。病在上焦。其吸必促。促短也。吸短呼必長。以病邪盛。而能使正氣不舒也。病在下焦。其吸必遠。遠長也。吸長呼必短。以病邪結。而思得

正氣以開之也。此病邪可以亂其正氣之呼吸。致令吸與呼長短不勻。則陰陽之正氣。必不和。陰陽之正氣不和。而上。下。之。病。邪。方。盛。方。結。所以。決。其。此。皆。難。治。之。病。也。至於呼吸之間。周身筋脈動搖。振振然。是陽已脫。而氣已散矣。又何以為治。故師言其不治也。右俱就氣息以決人之生死。人之生死。原。本。乎。氣。就。此。決。之。誠。一。定。而。無。舛。者。矣。

師又就脈色之衰旺。合乎天應乎時者。以明乎人之疾病。師曰。寸口脈動者。合左右手之氣。口言脈。而九候之脈。統之矣。脈動非動脈也。言脈之動。應乎內臟。腑。外。呼。吸。之。氣。也。動。之。甚。者。大。而。有。力。也。必。因。土。時。為。平。人。無。病。之。脈。也。而。其。面。部。之。色。亦。隨。之。如。春。時。木。旺。色。青。肝。脈。過。弦。雖。似。有。病。而。非。病。也。天。時。助。之。使。盛。也。推。之。四。時。各。隨。其。色。則。脈。各。得。其。旺。一。理。也。若。正。常。旺。時。而。尅。我。之。賊。邪。反。足。以。勝。如。春。之。肝。色。不。見。青。而。見。肺。之。白。春。之。肝。脈。不。見。弦。而。見。肺。之。毛。則。非。其。時。之。色。脈。見。矣。其。人。肝。藏。必。病。可。決。也。再。延。



及尅我之金。司令當王。則肝臟之病愈不可治矣。是辨色診脈。察證於顯微。闡幽之中。無非欲人預治於早。合初條所言前後同揆也。因此一藏而類推之。亦師言五臟準此之義也。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和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為至而太過也。

師曰。病人脈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

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

此二條。乃因脈色之應時。明時令之過不及。見在天之氣候。有不齊。而人之疾病。亦隨之為損益。未更詳於診法。總不出陰陽偏勝之戒也。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若應至而至。應去而去。氣之常也。未至而至。等四者。氣之變也。未至而至。至而太過。氣之盈也。至而不至。至而不去。氣之縮也。或陰勝於陽。陽勝於陰。故有盈縮之故。而與中氣有沴也。天氣有沴。而人之氣亦乖。陽虧者。必病於天氣陰獨之候。陰歛者。必病於天氣陽亢之時。人之氣。未嘗不與天之氣。同一氣也。萬物一太極也。而人又各為氣者。一物一太極也。師乃就陽之初生。時令元始之氣。以槩論之。冬至之後。甲子夜半。言曆元也。一歲十二節。二十四氣。每氣三候。每候五日。為六十時。必由甲子起候之元。所以冬至甲子夜半後。子正初刻。方為少陽初起之時。夜半以前。子初四刻。猶為癸亥之夜子也。少陽之起。則為少陽之



時陽氣自此始生黃鐘之律。諧之以作樂。曆元之紀。奠之以制曆。在順而布之。逆而推之而已。此時天氣必得陽和為應。至而至。氣之正而中者也。若未得此甲子。天因溫和為未至而至。陽之偏勝也。已得此甲子。而天未溫和為至而不至。陰之偏勝也。已得此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陰之勝而太過也。已得此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日時。此為至而太過。陽之勝而太過也。由此推之。十二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無不有氣之中。正氣之偏勝。及勝之太過。而人之氣應之。疾病生死壽夭。悉關乎是矣。善治生者。以一身之小。能自全其中正之氣。與天時之氣。順受其正。而嚴防其逆。是以康寧壽考而吉。不善治生者。縱無窮之慾。反以兆致疹厲之氣。使一身之氣本平者。乃偏勝。其偏勝者。乃太過。是以疾病死亡而凶。其所以關於天人之故。寧細哉。於是人病而脈不能得其平矣。師又就浮脈之診。以槩言之。凡人脈左右三部九候。以相配。停勻為無病之脈。若獨見一脈。異於他脈。則病脈也。然獨見之脈。多端。試以浮先言之。浮者

諸病脈之自昔首論者。言其一。而諸病脈之獨見。異可類推也。果何以為因脈辨病之法乎。師曰。病人脈浮者。在前。寸部之脈。浮者在後。尺部之脈也。不言上下。而言前後。較寸尺於掌後。而前後之也。寸部得浮。上以候上。其病必在表。為天氣外感之證也。尺部得浮。下以候下。其病必在裏。為人氣內傷之證也。就人氣之內傷。而驗其外證。又必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蓋尺脈腎脈也。腎脈應沉而浮。則腎虛而氣逆也。腎虛而寒起。寒起必循腰入背。於是腰背強痛。且膝足無力。更甚則肺氣無根。短氣上逆之極。皆腎病。故言裏病也。一浮脈而表裏之間。迥然不同。如此。推之他脈。雜見紛出於指下。無不一一當細為審辨。明其表裏虛實寒熱真假之故。又必外與證符。方可選擇出方。詳求治法也。苟不明天人之故。陰陽盈縮。獨亢之理。又何以望色診脈而言。察識病機乎。此醫之所以難遠學也。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為有陽無陰。故



稱厥陽

此條乃就脉之陰陽偏勝。至於亢獨。以辨其失中漸致之理。示人預識。而知調濟之法也。天氣人氣俱有。診變而在人得之。為疾病。脉乃應之。問曰。厥陽獨行。何謂也。蓋診之而得陽勝偏亢之象也。名之曰厥陽。正陽也。在三陽為陽明。陽之勝而必聚於陽明。未虧陰分之血。先燥陽分之津。此陽勝而亢之疾。必在胃。而脉必見於厥陽獨行也。獨行盛大之極。餘脉雖有。不足以配合之。故獨行也。師曰。此為有陽無陰。故稱厥陽。陽亢於上。陰絕於下。陰陽脫離。而不治之證。成矣。非急救其陰。以濟其陽。庸有當乎。反是而陰獨。陽滅。有陰無陽。亦可類推。而施救援也。即未至於厥陽獨陰。苟有偏勝之機。早為察識。而調和之。何至成有陽無陰。有陰無陽之危證乎。甚矣。上工治未病。為通篇之要言。不煩者哉。

問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血

氣入臟。即死。入腑則愈。此為卒厥。何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為入臟。即死。如身和汗自出。為入腑即愈。

問曰。脉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何謂也。○師曰。非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

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

此二段。乃因陰陽偏勝獨亢之理。而明其臟腑淺深之病。以諦審其吉凶生死也。問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寸脉不應沉而見沉。且大而滑。則堅實凝聚之邪也。所以沉則為實邪。而滑更為邪氣之聚。要之。乃胸膈之間。結聚實邪。而正氣亦因之。濁雜于中。不能開解。如結胸之類是也。於是實邪與聚氣相搏。為患。血氣俱凝。結于胸膈。不能散布於營衛。且將乘虛而內攻臟腑矣。設入心肺二臟。則邪氣干



寸脈沉大而  
滑一症乃久  
病故又設卒  
病一問以明  
之久病乃寒  
變為熱卒病  
乃直中于寒  
不可不辨

按肺乃胃腸  
之屬三焦之  
間俱可以宣  
通也  
脾肝腎三藏  
其屬陰故曰  
一症

心必死。邪氣干肺，肺必枯痿，亦主死也。若由胸膈而  
可以入於胃腑，則可以由胃腑而下大小腸。從二便  
中洩其邪氣矣。故云入腑即愈。有可愈之法也。若其  
邪乃寒邪，而氣亦寒氣也。寒邪寒氣中於臟，且可以  
得卒厥之證。所以在三陰有直中之疾，不止上客胸  
膈，止能中心肺二臟也。卒厥何謂乎？師曰：卒厥之證，  
唇口青，身冷為邪寒。寒氣直中三陰之臟，唇口青，色  
青則面部盡青可知矣。身冷，則手足厥逆可知矣。陽  
已絕根，故即死也。如身不冷而和汗自出者，寒邪寒  
氣乃歸於腑，腑陽也。以陰入陽，不同。以陰入臟，陰之  
危也。陰入陽，陽必與之戰，勝汗出者，陽氣宣達之義。  
陽通則陰寒邪氣不至於攻臟而深入矣。所以知為  
即愈。此又就三陰之臟，寒邪寒氣起于下部者，明之  
也。然上部胸膈之間，陽分也。心肺二臟為陰寒所乘，  
必由上部陽虛得之。而下部腎肝二臟，陰寒所犯，必  
由下部陽衰得之。中部脾臟，又與胃相表裏，非胃陽  
中虧亦無陰寒能侵襲之理也。則凡陰寒入臟之病，  
何不由陰獨陽孤之所致乎？君子於此，有扶陽抑陰

之治。於易同功用矣。師所以必言之於  
首篇，以示履霜堅冰之漸也。戒之哉。

師既明陰獨陽孤之故，又必明陽亢陰亡之故。問曰：  
脈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何謂也？蓋脈脫者，離也。何  
謂之離？陰獨陽孤，則陽脫矣。陽亢陰亡，則陰脫矣。見  
此陰陽離脫之脈，決其陰陽之氣，由於臟者，一臟氣  
絕，即可決其死日也。所以入臟即死矣。然陰陽之氣  
脫離於腑，獨不死而愈乎？請更明其說。若非臟氣之  
元真內脫，而祇為腑氣之脫，或者有邪在腑中，如胃  
如大小腸，如膀胱，如三焦，皆水穀氣血有感之邪，所  
經由之道路，倘有積聚凝滯，忽而開散，則脈亦必見  
解脫之驗。是此脈之見脫，未必盡為止氣之脫。多係  
實邪之散，故以見脫脈為即愈之機也。蓋臟中氣血  
附於真元，無他物可存注。故臟脈見脫，即為臟真內  
脫。可以決其死。腑中氣血附於水穀，有實物可積滯，  
故腑脈見脫，即為腑邪外脫。可以決其愈。生死之間，  
辨於虛實表裏者，如此其理亦微矣。哉。至於五臟亦  
間有積聚邪氣，然附於臟而不在臟中，雖邪散必不



至臟真見脫脉也。六腑亦間有真氣失守。然真氣本於臟而不能端主於腑。雖真脫尚可以補救。亦不至如臟真見脫之必死也。惟胃府一腑。五臟六腑皆稟受其氣。此腑如脫亡其真氣。容不死乎。然胃腑之陽脫。必腎陽先脫。久矣。胃腑之陰脫。必脾陰先脫。久矣。究爲臟脫而先脫。非腑脫而先脫也。其理又至微矣。哉。師乃爲約畧以明之曰。非爲一病。百病皆然。姑就浸淫瘡表外之疾。以驗之。浸淫瘡。從口流四肢者。邪氣開也。腑脫也。故可治。從四肢流入口者。邪氣凝聚。必真元失守也。臟脫也。所以明其不可治。推之凡病在外者可治。腑病也。入裏者。卽死。臟病也。故凡外感病。由皮毛而經絡。由經絡而腑。由腑而臟。此其淺深也。凡內傷病。由軀殼中之氣血。而腑臟之陰陽。由腑臟之陰陽。而五臟之元真。此其次第也。明乎此。內外表裏之淺深。次第。而病機之進退。存亡。瞭如指掌。耳。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陰

病十八。何謂也。師曰。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爲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爲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榮。飢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脉浮。寒令脉急。霧傷皮膚。濕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

按此條乃歷叙疾病。分陰陽表裏之大槩。約畧其數。以示人。知諦審之根源也。凡病由於臟腑。關乎死生。顧至重哉。可不詳求其表裏陰陽。而何以明其虛實寒熱。以施其補泄溫涼之治乎。問曰。陽病十八。陰病十



八何謂也。想古有此語。故求明於師。師以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爲陽病。以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爲陰病。以答之。大約陽病皆軀殼以外之病。而陰病皆軀殼以裏之病耳。頭項腰脊臂脚軀殼以外之物也。欬氣喘噦咽腸腹心軀殼以內之氣也。此內外又不在表裏之論。而亦可謂之表裏也。然此內外之病。雖分軀殼內外。亦未有不由於臟腑之虛實寒熱得之。而五臟之虛實寒熱。未有不由於陰陽。氣之偏勝獨亢者。也。而偏勝與獨亢。皆過不及之氣所爲也。試考五臟病。各有十八。每臟有陰陽偏勝各一病。寒熱病也。再有陰陽獨亢各一病。虛實病也。再有陰陽俱太過。陰陽俱不及。各一病。又合虛實寒熱而並見者也。是每臟有六病矣。於何驗之。驗之於脉法。蓋脉之診。每部有浮中沉三診。是每臟有三候。而每候有六病。合計之。三十六病之數。甚明也。不辨陰陽偏勝之病。不知寒熱之因矣。不辨陰陽獨亢之病。不知虛實之故矣。不辨陰陽俱太過俱不及之病。不知虛實有邪正。而寒熱有真假矣。安得不一一求

明之。更統五臟而計之。九十病之所由名也。推之六微之。每有十八病。合爲一百八病。亦此理。而就六微以求之者也。腑何以名之曰微。微者。較臟氣有巨微之分也。此臟腑之一百九十八病。俱陰陽二氣。或各偏勝獨亢。或俱太過不及。所致也。而所以致此者。則五勞傷其臟。真七傷傷其氣血。六極傷其經絡者也。極者。盡也。就手足各六經之盡處。以該其全經也。如言行其經盡之義也。此又在百九十八病之外。而實致一百九十八病之根源也。再者。婦人雖與男子同其臟腑。而不與男子同其氣血。男子陽父之道。氣分爲主。女子陰母之道。血分爲主也。故另有三十六病。別立婦人病之篇。亦不在此一百九十八病之中也。病之得名。既多。而病之成。自非一邪。在天有八衝之風。在地有六淫之氣。在人有五味六慾七傷之感。又不可不辨之。以決其何邪爲病。而後虛實之在正邪者。可以究其性情而制之。寒熱之爲真假者。可以明其機變而禦之。師於是歷舉諸邪之所居。與所中。以爲示所居則陰病。十八之類也。軀殼以內之病也。



所中則陽病十八之類也。軀殼以外之病也。請邪者本乎天氣。故為病於人必居上部。濁邪者本乎地氣。故為病於人必居下部。大邪者風氣之猛暴者也。本乎陽。故為病於人必中表。小邪者風氣之賊險者也。本乎陰。故為病於人必中裏。榮飪之邪有形之物也。從口而入。宿食致病也。是謂之五邪中人。所以致一百九十八病。必研窮之。得其邪之名。方知其病之義。知其病之義。方可施其治之法也。然五邪中人。又各有法度。法度者邪有衰旺之時。邪有經行之路。俱不外本天本地。從陰從陽之理也。所以謂之法度。如規矩準繩之一定之方圓平直也。故風邪陽邪。中人必朝。多在前半日。陽盛時也。寒邪陰邪。中人必暮。多在後半日。陰盛時也。濕邪中人。必下。濕者本乎地。故中人於下體受之也。霧邪中人。必上。霧者本乎天。故中人於上體受之也。此邪之中人法度。可約畧言之。而其餘可以引觸者也。五邪中人矣。又於何驗之。仍驗之於脉。風邪陽也。故令人脉浮。浮者升散之象。本天親上也。寒邪陰也。故令人脉急。急者收降之象。本乎地

親下也。霧本乎天。中人上受。故皮膚病。皮膚表陽之分也。濕本乎地。中人下受。故關節病。關節裏陰之分也。邪從口入者。飲食不節。傷其脾胃也。此五邪之外入而致傷。有可徵信為據者也。然邪氣雖五。寒熱二者。為病於人身之陰陽。猶其甚焉。極寒之氣。天地之陰氣也。極熱為獨陰。必傷人身營衛。統行之大經。經者陽也。極熱之氣。天地之陽氣也。極則為亢陽。必傷人身營衛。分布之小絡。絡者陰也。就極寒極熱而言。其所傷。凡可類推。天地獨勝。獨亢。過不及之邪。皆能中人。內外為病。參伍錯綜。不止於一百九十八類。將不知其凡幾矣。病之辨。名列證。不同。如。此。保身者。可不慎歟。施治者。可不謹歟。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



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

師曰五臟病各有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

不喜者為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也。

夫諸病在臟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豬

苓湯餘皆倣此。

法在  
可施

按此二條乃因病證繁雜申明表裏先後之治並隨喜  
忌而施庶成功有次第而用法合機宜也病雖多端  
治須畫一非求其標本緩急之理而通施其治焉鮮  
不倒行逆施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師所以必示救  
援之術孰先孰後問曰病有急救裏救表者何謂也  
如表裏之病兩人各患也自有當治無所疑阻如表  
裏之病一人俱患也和解表裏之法有時亦難用何  
也和解表裏為表裏病同有輕邪斯用和解之可愈

表裏分病  
尤非和解可  
治矣

也。若為表裏同有重邪則非當救其一。雜亂無序不  
能收效也。况一有闕生死於臟腑一不過客邪留滯  
於軀體何可等視並觀乎。師曰如其人病因醫下之  
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而又兼身體疼痛者此內傷外  
感交集於一人也。內證下利清穀則勢將陽脫而死  
故主治者必當急救其裏救裏裏得救後但餘身體  
疼痛之外感而下利清穀能止則內傷復矣。驗之且  
清便自調陰陽分理然後可救其表以治其外感。斯  
內外之邪俱祛而病全瘳也。再者其人久患沉痼之  
疾未愈忽加以暴感之卒病固同為表裏之義無乃  
亦宜治其裏乎。不知論救病之先後原論其輕重緩  
急而非執表裏以為輕重緩急也。沉痼之疾為日已  
久未必遽有危殆之禍也。卒病之來其勢猛厲不先  
急治之恐為變甚大且必合日久之痼疾交互為患  
而不可治矣。法當先治其卒病卒病得愈再徐圖其  
日久之痼疾此又不以表裏為緩急先後而以新舊  
之病為緩急先後也。要之即此之先後亦不可執所  
謂緩急原緩其不可死之證而急其可死之證而已。



是以生死為緩急先後而已矣。此治病之大經大法也。師舉二條以明之。亦舉一隅之旨也。治病之緩急先後既明。而病邪各有情變。又不可不深晰之。投其所喜。避其所忌。所欲與之。所惡勿施。此又醫家養給求之仁術也。師曰。五臟病各有所得。如其喜者而與之。能助其正而息其邪。其病可愈也。五臟病又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而為病。犯其所忌。而與之。能傷其正而益其邪。其病必增也。此病之性情。亦因人之性情為性情。而人之性情。各有嗜好。百事皆然。食物又易於觀辨。病者素不應食者。不喜食之物也。因病而反暴思欲食。此病為飢渴以害之也。因與食之。其臟與之不相宜。食之必發熱。無益於氣血。而徒長其病邪。可見所喜者應與之。而所忌者應遠之。之理矣。五臟喜忌詳素問宣明五氣篇中。當參觀之。知此則治病必因病情而補泄溫涼之法。俱統于是矣。先言諸病在臟。欲攻而治之者。明一泄法。以該補與溫涼三大法也。見即欲攻泄之。亦必與其所喜而遠其所忌。而後可奏效也。如渴者。水邪阻格。正津反欲

此段晰理入微矣

得水。則水乃所喜也。及水入而吐逆。又是所忌也。與以豬苓湯。導水滋乾。清熱治其水邪。是遠其所忌矣。而先與水以飲之。非隨其所喜以嘗試之哉。用此而推焉。凡病莫不原於臟腑。凡臟腑皆有陰陽。有陰陽。斯有性情。斯有喜忌。皆可諦審之。而施推心從欲之道矣。即或情有真假。斯病有正變。如大熱似寒。思向火。大寒似熱。思飲水之類是也。亦在人隨其所欲得而姑與之。真者正者。必習而安焉。假者變者。必見異思遷矣。是其所欲得者。乃即所深惡者。不過因病而反其好惡。愛憎耳。即可因其欲得而實不欲。明其不惡而實深惡。而喜忌之理未始不昭然於上。工心目之下也。特患無格物致知之學識。故遇疑而阻。遇難而畏。斯無以盡病情而神治理也。下此者。不論明晦。鹵莽從事。戕人生命。則又出下工之下者。何足與言乎。仲景將叙金匱諸病。先發論十三首。冠乎三卷。言簡而意該。詞有窮而理無盡。於錯綜變化之中。寓振綱携領之法。於內外本末先後始終之間。條明體達。用形上形下。理氣一貫之道。孰謂非聰明睿知而近



於聖者能繼往開來如是乎  
余謂仲景其千古一人乎

瘧濕暍病脉證第二

論一首  
方十首

脉證十二條

瘧病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瘧。即作  
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瘧。○太陽病。

按此條申明瘧病本名就其所感分言之示人知所以  
名病之義也言太陽病亦表受病也表受病則外感  
而非內傷也發熱無汗亦寒傷太陽之營也寒傷營  
原應惡寒何言反惡寒對下文而不惡寒互言之也  
言瘧病亦有不惡寒者故可言反也發熱無汗惡寒  
寒傷營於太陽明為傷寒中之太陽傷寒病矣何以  
名之曰剛瘧則於反字寓義也傷寒之太陽病無論  
風寒俱惡寒而瘧病則有惡寒不惡寒之別此所以  
不同於傷寒而別為一病也又言太陽病亦表病外  
感而非內傷也發熱汗出亦風傷太陽之衛也風傷



衛亦應惡風而不惡寒者可知並不惡風也如為傷寒之風傷衛則必惡風今又不惡風寒所以亦不以傷寒病為名而以柔瘧為名也至所以寒傷營而惡寒風傷衛而不惡寒之理此乃所以為瘧病之故也蓋傷寒太陽病風自風寒自寒所以可以名之曰傷寒瘧病太陽病風不獨風寒不獨寒必挾濕邪中于表外寒挾濕于太陽則其人表外一味陰邪故惡寒風挾濕于太陽則其人表外陽邪合於濕邪非一味陰邪乃溫邪也故不惡寒此就風寒分感處言其邪之性情以定剛柔復就風寒挾濕感人處言其邪之純雜以定寒溫見別于傷寒之太陽病無論中風中寒俱惡風寒也嚴辨瘧病之異所以便於後之立法

出治也  
或問傷寒風傷衛亦陽邪何以畏寒答曰傷寒風傷衛之陽邪中人汗出表虛故惡風而有類于惡寒今風邪挾濕潤為溫熱之邪在表風寒非所畏矣此所以異于傷寒之太陽中風也然又不但辨乎此必合

諸證而辨之而不為傷寒之中風中寒為瘧病之中風濕中寒濕方可大明也又豈端端執一而論乎濕者中立之邪無所住者附于風寒而感人附寒者更見其寒附風者隨成其熱此濕邪以無定之性情為性情者也即瘧家分剛分柔之義也但剛雖陽也而實陰邪柔雖陰也而實陽邪乃就人身所受之病邪名之如地氣之以高突為陰以窪下為陽之理也若端為濕邪所感而不挾風寒則又為濕病有端名矣仲景以瘧濕暍三者合一卷不過以相類而可以比屬者分章為論耳要之各有端名則各有端病不可反為牽混致滋糾纏余仍從原文分註不敢有悖而已

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瘧為難治

按此條乃申解瘧病本脈見同為表病必審所挾何邪明其難治則知難無難矣太陽病非傷寒之中風中寒另為瘧病首揭之矣然傷寒太陽中風寒之脈應浮瘧病太陽中風濕寒濕之脈同在太陽亦應浮也



今不浮而沉。知風寒之邪初感于表而已。挾他邪墜之矣。更兼乎細。中風當弦不弦。中寒當緊不緊。按之濡軟。則細之診也。是即濕病中之本脈。見於太陽病。表中風寒之內。則為風寒挾濕。更無疑也。風寒挾濕在表。全賴裏中正氣。及正陽旺盛。則驅風寒除濕邪。俱易為力。非同單中風寒。但治其表。即可已病也。仲景特明之曰難治。正恐誤治者。一味發汗。治表。或大下。除濕。致起大變耳。設于治風寒挾濕之中。遇見沉細為脈者。便審諦其在裏之正氣。與正陽。又何不可立奏膚功乎。故知言難治者。正恐誤治為難耳。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瘥。○夫風病下之則瘥。後發汗。必拘急。○瘥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瘥。

按此條復中解瘥病。因誤治而成。分言其致變之由。示人知所禁也。太陽之表。風寒挾濕。感入能成瘥固矣。亦不盡然也。有太陽本經。但中寒。或但中風。為醫家發汗過多。而致成瘥病者。不可不知其由來矣。太陽

中風。不宜發汗。發汗即為悞也。太陽中寒。固宜發汗。亦不可發汗過多也。不宜發汗而發汗。宜發汗而過多。則表益虛矣。表虛而其人大汗出。沾濡衣被之間。因汗為濕。因濕為邪。邪乘汗之虛。而復入表。是在表初感之風寒。未必去。而乘虛以入之。濕邪併為患。遂相合而成一病矣。風而合濕。則為柔瘥。寒而合濕。則為剛瘥。猶之乎風寒挾濕。中表之病也。此本為太陽之中風。中寒。因汗多。而可以致瘥之故也。業醫者曷可不加意于放

手發汗也乎。再或其人本太陽中風病。不解肌驅風于外。乃用苦寒下墜風邪入裏。此裏非臟腑之裏。亦非軀殼之裏。乃衛之裏。即營之表。經筋脈道之間也。本為風邪為下。藥之寒濕。所潤亦遂合為一邪。為患於脈行之。極道。衛行脈外。營行脈中。營衛之交。更無二道。今為風寒挾濕。雜錯于中。安得不為瘥病乎。此乃因太陽中風。悞下而成之瘥也。醫又不可見太陽中風病。放手言下也。病變至此。亦惟有引風徐出。除濕于漸表裏。



兼治之為當耳。乃又誤為發汗。原屬風邪。本不宜汗。經誤治變瘧。更不宜汗。發汗則脈道中之正氣傷。汗出則正氣更不足以勝邪。濕與風遂交戰矣。濕欲為聚。風欲為散。且濕凝其血。風鼓其氣。此經絡所以拘急也。此皆業醫者

誤治所貽之害也。至於瘡家。則表虛血熱之人也。表虛則易感外邪。而身疼痛。血熱則易致液出。而汗淋漓。主治者遇此。於治表邪中。必顧其正虛。于宜取汗處。必慮其血亡。若孟浪而為發汗。汗斯大出。表乃益疎。邪濕必因衣被之沾濡。遂入經絡。而為患。兼有血虛之熱。滯雜于脈道之間。風濕熱三邪相參。錯于太陽之分。而瘡病成矣。此仲景所以言瘡家不宜輕為放手發汗也。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若發其汗者。寒濕相

得。其表益虛。即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

按此條乃申明瘧病有屬於風邪挾濕之柔瘧者。歷舉諸證。示人知其辨驗。方可明于立法。而知禁也。瘧病由誤治而成。既言之。然剛瘧柔瘧。諸症之情況。必先辨之。請言柔瘧。如病者身熱足寒者何也。外感之風邪。鬱于表分。則身熱也。所挾之濕。阻于裏分。則足寒也。頸項強急。面赤。目赤。獨頭動搖者。無非風挾濕邪。鬱閉其表。濕挾熱邪。盛行于裏。風挾濕而外。鬱久而熱愈深。濕挾熱而上炎。炎甚而風更厲。總為風濕挾熱之邪。內經所謂濕上甚為熱者。此也。以致血耗于內。而經道空虛。風行于身。而筋骨拘急。為啞口噤。為背反張。無非風熱鼓蕩于中。而濕邪留滯其間。正氣不為舒通。病邪瀰漫莫制。此瘧病中最盛之邪也。此即初條所謂柔瘧本證也。法當驅風固衛。除濕清熱。為治。乃發其汗。汗出而表虛生寒。且汗出而濕邪遂滋。寒濕相得。成一家表正已虛。不可開散。於是惡寒更甚。而正陽愈微矣。此與太陽中風發汗過多。

講出瘧病根原



形容如蛇好

之亡陽相類其陽宜乎迅于奔脫矣然其中間雜濕邪雖為病氣却是羈絆陽走之物陽欲因汗出亡又因濕濡滯所以診之而其脉如蛇夫弦直為瘧病本脉也今又言蛇則為瘧變脉矣乃欲伸因濕不能伸欲屈因風不能屈陽之離合去留均在未可知也可不急為匡救乎此柔瘧不治風濕而誤為發汗亡陽之禁也凡治柔瘧者當謹識之勿悞也

暴腹脹大者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瘧。○夫瘧脉

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

按此條乃申明瘧病之本脉示人知審辨乎變證變脉而用法庶無悞也瘧病中之柔瘧已明之若不詳其變證變脉則病機之進退無由識是不可不詳為審諦之如瘧病其人暴腹脹大者此瘧病諸證中之一變也瘧病表證也而腹脹裏證也表證罷必傳裏瘧病邪在太陽亦如傷寒邪在太陽乎傷寒太陽邪傳

裏瘧病太陽邪亦必傳裏乎若瘧痛表邪傳裏而腹必暴脹大則瘧竟為傳裏之瘧病矣傳裏豈可言解哉是必別有故而不可以為傳太陽陰暴腹脹謬撰太陰瘧病之說也蓋瘧病之邪原屬風寒挾濕必風寒外解不與濕邪相麗而後濕邪無所依着不得不順其下墜之性入腹作脹矣風寒外解而濕下行所以為欲愈之機也如是診之脉必浮而不沉緩而不弦矣乃診之脉如故猶之乎太陽瘧病之沉細也且反伏弦矣弦即細脉之有力者今更伏而深見此知邪入裏愈深也仲景仍名之曰瘧可知瘧病有暴腹脹大而病不已者則濕氣內盛所致固屬之太陰而非如傷寒傳經之入裏也設圖維之於早從表證治則俱解矣何至必貽濕邪內盛之憂乎此亦醫家失于延悞之過也雖然瘧病之變證變脉可驗矣其本脉若何前條所言沉而細者亦瘧家初感風寒挾濕之脉也既成瘧病則濕邪內盛風邪外盛變熱為患瀰漫三陽而脉又變矣仲景特為申言其變脉曰夫瘧脉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弦者風象也緊者寒象也

瘧邪與風寒  
相類則在表  
而小者入裏



故暴腹脹大者為欲解乃濕邪與風寒二邪已相離矣與下文脈如故當另作一段看脈如故反伏弦者在此中無腹脹病原註少失即牽混矣

合緊與弦直上下行辨之知風寒挾濕流連于脉道邪氣有力而脉見直上直下之診也並正脉失其正象俱為邪氣所侵奪而以病脉之形為形矣此仲景善於形容脉情而示人因是以求病邪之情也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凡凡然脉反沉遲此為瘧括萆

桂枝湯主之

括萆桂枝湯方

括萆根 二兩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微汗汗不出食

項啜熱粥發

此條乃申明治瘧病中柔瘧之法因詳舉其脉證示人知所辨也太陽病其證備則所謂發熱汗出而反不惡寒也且其人不止頸項強急更身體亦強凡凡然滯重不便周旋乃風邪挾濕氣中於太陽之本證也如為傷寒之太陽中風也其脉必浮今則沉其脉必緩今則遲是沉者浮之對遲者緩之過也單為風邪中太陽則浮緩兼乎濕邪中太陽則濡滯之象重着之形俱見于脉矣此瘧病之所以為瘧病也仲景示人曰此證脉為瘧不得以沉為在裏及在陰經遲為陽微或為內寒也主之以括萆根之苦洩其風濕內鬱之熱以桂枝生薑之辛透表驅風以芍藥之酸收斂陰不使營血妄動致汗大出以甘草大棗助胃補中俱為風邪言治而濕亦可除矣蓋洩熱而濕半去于下驅風而濕半去于表斂陰正所以逐水助胃正所以通滯何非驅風除濕兼治之義乎其服法取微汗同於傷寒太陽中風服桂枝湯法不使大汗淋漓若汗不出啜熱粥發亦同于傷寒太陽中風服桂枝湯法汗出不微啜粥盡劑無非以治風為急而除



濕在其中矣。此乃仲景為太陽陽中風濕之柔痙病立治法也。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禁不得語欲

剛痙葛根湯主之。

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黃 二兩 去節

桂 二兩 去皮

芍藥 二兩 酒洗

甘草 三兩 炙

生姜 三片 切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

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

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此條乃申解治痙病中剛痙之法。亦詳其脈證。以示人知辨也。太陽無汗。則必反惡寒。如首條剛痙證所言也。小便不利。濕邪與風寒相搏。正氣之化不行矣。氣又上衝胸。是亦濕邪上逆。如水氣之上逆也。是必其人素有積濕。故與外邪相召也。口噤不得語。則欲作剛痙之勢已成。容不急以驅風除濕之中。而兼以散寒為治乎。仲景主以葛根湯。葛根陽明發汗之藥也。何以用之於剛痙。蓋痙病多在太陽陽明之交也。頸項強急。所以連身體皆強也。且風濕之邪。中於太陽。不過在衛。故以桂枝之力。可勝驅馳之任。如再兼寒邪。則凝滯又在營分矣。營衛合病。而濕入髓道。非葛根發肌肉中之邪者。不足為君主之品矣。且非兼用麻黃。亦不足治兼感之寒邪矣。而太陽陽明並感並治。又為法中用法也。其用桂去皮。又不同于柔痙之用桂枝。意在溫中助陽。以除內濕。因有小便反少。氣上衝胸二證故耳。若無此二證。則亦桂枝是用。又何必用桂去皮乎。去皮者。治表者半。而治裏者半也。芍藥等四物。其義不出前條所論。服法亦悉以桂枝



湯為程式。意在微汗。而無取于發汗過多也。何非前條申戒之旨乎。此乃仲景為太陽中風。濕兼寒之剛。症立治法也。○方中用桂。既云去皮。定非用桂肉。

瘧為病。一本瘧字。胸滿口噤。卧不着席。脚攣急。必齧齒。

可與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 苦寒酒洗  
厚朴 半斤 苦溫 炙去皮  
枳實 五枚 炙 苦寒

芒硝 三錢 鹹寒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

勿服

此條乃申解瘧病中裏邪壅盛可與滌除為治瘧病表證之外另立治裏一法示人審辨而用之也瘧病為柔為剛前二條言其治矣然有風寒鬱于表而內熱盛濕氣淫於裏而瘵實甚恐非端於治表可奏厥功矣如瘧為病而胸滿則濕熱內壅可知也口噤飲食不入矣卧不着席脚攣急日夜不得寧貼矣風邪鼓動于脉道通身之經筋俱失其常度矣驗之必齧齒即俗言牙關緊急之謂此危證也能不急為舒通其壅閉再思善後之圖乎仲景言可與大承氣湯蕩滌其瘵熱于裏熱既下洩而濕之存焉者寡矣濕邪既除獨留風邪在表治之亦庶幾易為力矣或曰有表證則忌下何云先攻裏耶不知瘧病至此濕熱二邪已盛于裏所謂濕甚上為熱也則下之不為過矣况熱得濕而成瘵為患在傷寒亦有下瘵熱於裏之法非為太陽陽明證胃不成實而言何得執表證在即忌下之說乎表證在而濕熱未甚者濕病中有



下之。早之。戒為邪。未甚者。言之也。今濕熱二邪大盛。于裏。癆塞為患。甚于胃實。尚何疑慮。致悞乎。故病之勢不一。而論治之法。亦不可牽混。凡引證之說。相合則有益。不然。闕如可也。慎勿徒矜博洽。而引喻失當。悞後學。非淺鮮焉。但仲景用大承氣湯。一方於瘧病中。亦不得已耳。可與不可。與臨時。尤有斟酌。又豈可孟浪從事乎。

學者詳之。

○論瘧病者。風濕合病也。風兼乎濕。則為柔瘧。以風陽合濕陰。而風多。為陽盛之柔病也。風兼乎濕。又感乎寒。則為剛瘧。以風一陽。合寒濕二陰。而風一與寒濕二各半。為陰盛之剛病也。陽本剛。而陰本柔。今反言之。乃就其質而言之也。氣本乎天。故陽剛。而陰柔。質本乎地。故陰剛。而陽柔。一定之理也。是柔瘧。固。有風而剛。瘧。亦有風。無風。則非瘧病矣。若無風。而寒濕相合。感人是。另有濕痺之證。在矣。濕病中。亦有兼風者。則又為風濕矣。是又于風濕多寡之間。立名辨證矣。詳在濕病總論中。今在瘧言瘧。則凡瘧病。俱現風象。

無風。無瘧。不容再疑焉。再瘧病者。三陽經病也。感于身之後。太陽所行也。經所謂病于陽也。感于身之前。陽明所行也。經所謂病于陰也。以人身之胸背為陰。陽。而非以六經分陰陽也。病于陽。不能俛。病于陰。不能仰。俱于仲景卧不着席。脚攣急。七字中。形容出之。非但言背反張。而留缺畧于後人。待其補叙也。凡言三陰。有瘧證者。非仲景原文。所不敢信也。再瘧病。經病。非臟腑病也。風濕之邪。中于太陽。雖在衛。而脈之外。為濕所濡滯矣。風濕挾寒之邪。中于太陽。雖在營。而脈之內。為濕所浸淫矣。脈者人之正氣。正血所行之道路也。雜錯乎邪風邪濕邪寒。則脈行之道路。必阻塞壅滯。而拘急攣攣之證。見矣。是病悉在經絡。經道中。為患耳。雖與臟腑相屬。而究不同於病在臟腑。故曰經病也。凡言及臟腑內陰陽虧足者。正可推求本原。而論之。若竟言為臟腑病。非仲景原文。所不敢信也。再瘧病。仍終在三陽。雖有裏證。應下之條。而並無傳經之瘧病也。瘧病有籩籛感施。終身患之者。若言傳經。何目為經。盡乎此。仍是一日太陽。



日陽明計日算病。悞於傷寒傳經內之弊說也。何可更引為瘧病之據。若如所云。遞傳三陽三陰。亦同傷寒。則何經可以支吾病邪。至于一生不置。可知為無據之言也。其理證應下者。乃風寒挾濕鬱陽于表。而內熱生焉。如太陽外感風寒。內鬱生熱之義也。且有內濕素盛。召外濕而入。濕甚熱遂上逆者。內經所謂濕上甚為熱是也。熱甚于裏。則不容不下也。下者。謂其瘀塞之熱。沾滯之濕。並與陽明胃府無涉也。所以仲景言證。全無由臟腑而發者。皆就筋絡肢體間示人。何得云瘧病同於傷寒之傳經。動關臟腑乎。故有終身為患之瘧病。必無經久不置之傷寒。傷寒傳經之邪入臟腑。旦夕不可待。豈瘧病傳經之邪。獨能久延耶。此傳經之說。不本於仲景。尤不可信者也。或問小便反少。氣上衝胸。非入臟腑之裏乎。答曰。此乃軀殼之裏。亦非臟腑之裏。此乃其人素有內濕。故召外濕入于軀殼之裏為患。雖屬脾臟。素日陽微。亦非傳經之邪。得相于脾臟也。明乎此。則王海藏之言太陰痺。亦悠謬而不本於仲景者也。如傷寒內仲景原文

文云。傷寒之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係在太陰。不明者。遂謂之為太陰病。公然謂轉屬太陰矣。不知仲景言人兼有此濕邪。關係太陰。平日陽微。雨而非謂傳經之邪。有及太陰也。辨乎此。則小便少。氣上衝等證。俱可謂之係在太陰。不可即謂之為太陰瘧病也。明矣。或問瘧病無屬於臟腑。然風熱盛而陰必虧。寒濕盛而陽亦微。不理其臟腑。將終從經絡為治乎。答曰。陰虧者。濟陰。陽微者。扶陽。凡病皆然。何獨于瘧有異焉。獨是濟陰扶陽。雖屬治臟腑。不過從其本治。但治標。易為力耳。若夫標治。則仍以驅風寒除濕熱為義。不外用法于經而已。仲景所以言瘧病。必就標病定名。分證。而於臟腑之本。未嘗言及。是究不可謂瘧病為臟腑之病。故仲景終不從臟腑立論也。正恐人悞認為臟腑病。而妄生事端。反不如不言之為愈也。倘明理者。詳審標本之間。以瘧病為在經。為標病。而治其標。以臟腑為在裏。為本病。而治其本。正所以治其標。又何臟腑之不可通言耶。是又有厚望于後賢之神明乎。仲景者也。



瘧病脈論

按瘧病脈沉細難治之理不必為他說即以仲景所言濕痺之脈証之可也濕病條云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細者此名濕痺可知濕脈即沉細之脈也風寒挾濕感人成瘧風寒之邪自外入而濕多由內召風寒無濕解之發之易為力兼挾濕邪單言解之發之不能奏功矣必兼理其濕而瘧方除於是既慮汗多虛其正于表又慮汗出不徹存其邪于裏此仲景所以云難治也合乎濕痺脈觀之自不必為有闕臟腑之說及另立太陰等瘧之名也再者柔瘧病脈沉遲亦不必為他說也即以仲景所言傷寒太陽中風之脈証之可也中風條云太陽中風脈浮緩今亦太陽中風病而脈何以沉而不浮遲而過緩則因有濕邪挾持為患也濕者濡滯下墜之物附風寒而行礙道必不能浮出而快捷是風寒挾濕即可為沉遲矣不必定沉則為裏病遲則為寒病也在傷寒中沉非裏病遲非寒病者且有之况瘧病乎合傷寒太陽中

風脈觀之又不必定謂沉遲亦闕臟腑復強為較輕于沉細之謬說以悖於仲景原文也再者仲景原文云暴腹脹大者為欲解脈如故反伏弦者瘧此條亦不得謂之有闕臟腑且另為太陰瘧之謬說也暴腹脹大者何以為欲愈風寒之邪與濕相雜而感入于表然在表之風寒欲愈也必從外透而所挾之濕邪欲愈也不能盡從外透也其勢必從下洩濕亦水邪本地親下風寒氣邪本天親上何能反其常性乎故當風寒外透欲愈之時其濕邪必下洩而暴為腹之脹大此雖在腹亦于太陰臟無涉何得謂之為太陰瘧耶故其瘧果為欲愈也則脈必不沉而浮不遲而緩矣今沉遲如故反加伏弦伏者沉之至弦者細而緊也此乃其人素有內濕風寒仍在表而所挾之濕已為內濕召之入腹故腹雖暴脹大為欲作上衝胸滿小便反少等證而已其病自為瘧病無愈理也此就腹內言濕邪亦尚不得謂之為陰經為臟腑况在經在表者乎明乎此條言證脈而瘧病無陰經不為臟腑病愈可信也再者仲景原文云瘧病發其汗



已其脉如蛇。又云瘧病脉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合觀之。可知瘧病無風不成。而風病原不宜大汗。在傷寒太陽中風已言之。不止瘧病為然也。惟其為風邪。故見弦而緊。惟其在脉道。故分寸關尺。及左右而直上下。惟其挾濕邪在內。故弦而反伏。惟其為風邪。故汗大出則陽亡。脉行如蛇。知此。則瘧非風。不瘧風。非濕。不沉伏。入脉道之裏。而寒為或兼或不兼之病矣。有寒則更堅硬。所以為之剛瘧。叔和脉經云。瘧家其脉伏堅是也。無寒則少柔軟。所以為之柔瘧。但按之弦緊。直上下而已。病邪全在脉道中。故脉另具此一體。他證所無。又豈可以沉為裏。以遲為寒耶。不然。直上下三字。將謂之為寒熱乎。為虛實乎。可見執一字之迹。反泥其神行之妙者。皆不知脉者也。更可異者。脉言直上下。弦緊已直透三部矣。正見瘧病感太陽。必見三陽俱病之脉。其證已多兼三陽俱病之證。如項頸強急。不能仰。不能俛。俛卧不安。席是也。猶必區畫經界。分遞傳于何經。試問直上下。將於何經。認病耶。設傷寒傳經之脉。亦直上下。豈能復辨在三

陽在三陰也。合觀二條言脉。可知言傳經于瘧病。為大謬之說。不根于仲景之原文。且悖于仲景之言。脉必不可從者也。

附論 小兒婦人瘧病

小兒瘧病。俗謂驚風。身體柔脆。易感風邪。固矣。然小兒純陽之體。易生內熱。使腠理開張。風邪乘隙而投。則又所以易感風邪之由也。世醫遠投腦麝金石。若百服百死。竟為鴆毒。豈有尚流傳其方者乎。亦必有用之收功于頃刻者。所以世醫不復顧慮也。不知用之而當者。乃小兒中實熱之證。用之不當者。係小兒中虛熱之證。苟不察其實虛。而槩與之。所以同於鴆毒耳。然小兒寒熱。亦自有驅風散熱為治之法。倘于仲景瘧病原文中。即風熱壅盛于內。急為宣通。亦自有大承氣湯可與。何必以腦麝散其真氣。以金石墜其真陽。致起他變乎。此世醫言驚風傳方之所以多夭折。生命也乎。不為明其故而但訾議之。何以服世



醫之談驚風。稱傳方者哉。至于婦人產後瘧病。又非小兒比矣。雖有熱甚。總屬陰虛。虛生熱。熱生風。此世醫所以有產後驚風之名也。腦麝金石。此而用之。小兒為害更甚。蓋小兒內熱。尚分虛實。婦人產後。有虛無實。腦麝金石。槩不宜用。即瘧病中驅風散熱。諸方。尚宜兼顧其虛。斟酌用之。豈世醫傳方可以妄與乎。

### 濕病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為濕痺。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按此條乃總揭濕病之證。示人知所辨審。而立治法也。濕氣者。六氣之一。故其感人。亦同于風寒。其受病亦先于太陽。其濕而兼風者。則為柔瘧。其濕而兼風。更帶寒者。則為剛瘧。若夫單感濕氣于太陽。則另為一

病。仲景是以必辨別而論之。如其人亦太陽經受病也。關節疼痛。非頭疼體痛之比。近於骨節疼痛。類于傷寒之太陽中寒矣。但不發熱而煩。診之脈不浮緊。而沉細。則濕氣感人。而寒邪附之耳。濕氣不孤行。必附於別氣。非風則寒。今感風人。而關節疼痛。知附于寒者多。而為病于太陽者同也。仲景名之曰濕痺。辨名定義。濕而挾寒。二邪相合。不須疑矣。其脈沉而不浮。正濕氣重着之象。細而不緊。亦濕氣濡軟之診。蓋寒單在表。則脈浮緊。今隨濕在表。則脈變為沉。緊亦變為細矣。合證脈而觀之。而濕痺之證。躍如目前矣。再諦其病因。外有濕邪中表。則內濕之盛。于平日可知。內外濕氣相合。足以阻塞人身正氣流通之道。氣化遂不行。而小便必不利矣。小便不能宣洩。而水濕浸淫。其性潤下。未有不致大便之快也。是必平日脾土幹運無力。太陽宣導不速。以致濕存于裏。而召濕于外。非先除內濕。無以驅逐外濕。所謂去朝中朋黨。難去河北賊易也。法當利其小便。以洩濕水之盛。內濕無住着。則外濕留戀之根。剷矣。然後可徐議發表分



之寒。而除挾寒之濕也。故利小便為除濕家第一義也。

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也。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按此二條。乃由解濕病在裏。挾寒挾熱不同。當辨驗之。而後可言治法也。太陽之表。中濕挾寒。便為濕病家矣。然必有內濕。而外濕方來投合。一如中風家必素有內風。而後可以召外風耳。故挾寒多者。為濕痺。挾風多者。為痙病。痺病中。亦有挾寒者。則寒不過附。見耳。此俱就外感于經之邪分證。以立名也。若夫軀殼

之裏。原有濕邪。又有挾寒挾熱之不同。視人平日之陰陽。以為偏勝。是又就其裏氣為言。與外感之濕邪更分表裏。不容牽混者。此辨晰之於至細。學者不可忽也。蓋濕邪總為無住着之邪。必依附于物而後行者。外感之濕。非附于風寒。不能中于表。內蘊之濕。非附于寒熱。不能肆于裏。苟不明其外為風濕。為寒濕。內為濕寒。為濕熱。幾何不混投湯劑。而總無當乎病機耶。故仲景必分之。既言其濕在表。挾風挾寒之故。必更明其積濕在裏。挾熱挾寒之辨。所以為治濕邪者。打破疑團也。如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疼。外感寒濕。為濕痺之證也。而發熱。身色如熏黃。則平素內濕挾熱。又為積久之濕熱也。是表自寒。濕證而裏自濕熱之因也。此其一也。再如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亦感寒濕。為濕痺之證也。而欲得被覆。向火。惡寒之甚矣。是平素內濕本寒。為積久之寒濕也。是表亦寒。濕裏亦寒。濕之因也。此又其一也。濕熱在內者。苟不至壅盛太甚。總無下理。若下之早。則濕邪得陰寒之藥。愈上逆。必噦。而胸滿。小便更為濕氣所阻。寒氣所格。



而不利矣。故熱氣遂鬱于寒藥之下。挾濕上衝。舌上必有如胎之形。而其勢挾濕。不似傷寒之大熱結胎。但為如胎之形而已。是平日之濕熱。為下藥墜入丹田。而胸上為下藥之寒。阻格于高分。濕邪愈瀰漫。正氣愈不通。津不能上。渴欲飲而濕邪與寒藥阻之。又不能飲。口但燥而心發煩。此不治表分之寒濕。而又不可不加之意乎。濕熱在裏。下之。早之。變證也。治濕家者。在裏者。愈不可下明矣。如寒濕在裏之寒濕家。誤下之。額上汗出。微喘。陰盛于裏。逼陽將上。越之象也。傷寒內屢以危候示人矣。再驗其小便。小便反利。則上越下脫。陽氣微而欲絕之機也。所以仲景以死決之也。再或下之。而不利。利且不止。其為上越下脫。更無法以救之矣。故曰亦死。是又不治表分之寒濕。又不審裏分之濕寒。而誤下。致變也。又治濕家者。所宜加意也。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

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大出。

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

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風濕俱去也。

按此條乃申解治風濕合邪感表之法。即治寒濕合邪感表者亦然。仲景示人以治瘧病發汗之法。於濕痺病中。即所以示治濕痺發汗之法也。風濕相搏。兼寒濕相搏而言也。一身盡疼痛。風寒感于太陽之表。而濕邪流注于關節之間也。此就風濕寒濕感于其表者言也。邪在表。自應汗而解。此一定治表證之法也。醫用法而不效者。值天陰雨不止之時。天之濕氣盛矣。兼發汗而大汗出。人身之濕氣亦大盛。風寒雖去于表。而濕氣仍留衣被之間。復由腠理還着其人之軀殼。得與內濕相合。此不愈之由也。鑒乎此。則凡治風濕風寒者。在表原應發汗。但發汗若使大汗淋漓。未有不貽後患者也。若但使其人微微似欲出汗者。



雖汗出而澀澀然未嘗大汗淋漓也風寒去而濕邪無所依着亦隨微汗脫體此治風濕痺病中之妙法也而治寒濕于濕痺中俱可立效而不貽後悔也此仲景用之於傷寒中風中寒無不以大汗淋漓為戒者也學者識之○風濕合而成痺必竟風多寒濕合而成濕痺必竟濕多所以濕痺證中亦有風濕之證非重複而言之也就其濕多故言之於此也就其風多故又言之于痺病中也此痺病有風濕而濕痺中亦有風濕之義也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脉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

### 瓜蒂散方

瓜蒂

右一味為末吹鼻中

按此條乃申明濕家內因濕熱之證辨證正所以立法也濕家病身疼寒在表也發熱面黃而喘素有積濕挾熱以相召也濕病無頭痛鼻塞而煩之理挾熱則有上衝之勢亦如傷寒中風陽邪鬱閉內能生熱之義也診之其脉大濕脉應細今大則熱盛可知也其人有熱在內則能飲食寒濕在表則腹中和無病而病獨在頭中寒濕者病邪在頭為患也頭中為諸陽之首非寒濕能犯之地今頭中有寒濕則熱氣挾之上炎激而行之可使在山非寒濕外邪自能然也濕熱在內為之主持也熱邪引濕邪于乎上清之分鼻為清氣出入之竅所以必寒但通宣其清氣于上清而病愈矣法當內藥鼻中溜出濕水濕除則熱散熱散則外感之寒濕亦無所依皈矣此治濕家濕熱在裏寒濕在表上衝頭口之法凡濕家內因於濕熱



者。可以比照  
而類推也。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水湯發其汗為宜。慎不可以  
火攻之。

麻黃加朮湯方

麻黃 三兩 去節 桂枝 二兩 去皮 甘草 一兩 炙

杏仁 七十箇 去皮尖 白朮 四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  
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按此條乃申明濕家寒濕在表為之立散寒除濕發汗  
之法復明寒濕無可攻下之理以示禁也。濕家身疼

正不犯難治  
如瘧病中  
言之論

煩外感寒濕也。其內有濕不必論其何因。惟以先治  
其表之寒濕為急也。仲景所以云可與麻黃加水湯  
發其汗為宜也。麻黃散太陽表寒。桂枝驅太陽表濕。  
杏仁降洩逆氣。甘草白朮燥補中土。更以取微汗為  
治表之金針。此固以之治表邪也。而內因之濕為寒  
因。為熱因。俱兼理而無妨碍矣。故治濕病之裏以利  
小水為第一義。而治濕病之表以  
取微汗為第一義也。學者識之。

濕家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名風濕。此病傷於汗  
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  
湯。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黃 去節半兩 湯泡 甘草 炙 一兩 薏苡仁 半兩



杏仁 十箇去皮尖炒

右剉麻豆大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煮八分去滓溫服有

微汗避風

按此條又申明濕家寒濕在表內有濕熱之因預防水逆之治立法以示人知所辨驗也寒濕在外濕熱在內外鬱者內熱必愈甚熱愈甚者其勢必上衝為水逆之證不可不防也如病者一身盡疼外感寒濕也發熱日晡所劇者內熱甚而陰虛也仲景名之曰風濕者何此風即因濕而兼寒也就天之氣為風乘濕感人於表則仍寒濕相合也故下文云此病傷于汗出當風又或久傷取冷所致可見汗出當風雖為之風乘濕則亦可謂之寒或久傷取冷所致者取冷為寒亦可以風濕為名也即條末出方亦以麻黃為主可見散寒除濕治風濕正所以治寒濕也蓋瘧病非風不成雖有寒亦附于風而已濕痺非寒不成雖有風亦附於寒而已此一定之分關不容昧者學人真勿以風濕二字而於濕家畧言乎寒也斯可謂善體仲景者矣仲景於此證言可以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以麻黃散寒驅濕于表以甘草溫中除濕于裏以杏仁薏苡降洩其逆氣使內因之濕不致成水逆諸證更以微汗避風為戒為濕家內外兼理一了百當之法也

風濕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耆湯主之

防已黃耆湯方

防已 兩 甘草 半兩 白朮 七錢

黃耆 一兩一分去蘆

右剉麻豆大每抄五錢、生姜四片、大棗一枚、水盞半、



煎八分去滓溫服良久再服○喘者加麻黃兩○胃中

不和者加芍藥分三○氣上衝者加桂枝分三○下有陳寒

者加細辛分三○服後當如虫行皮中從腰下如水後坐

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下溫令微汗差

按此條乃申解濕家風濕外感內有濕因已無熱之可  
挾將見虛寒之證立法于治表之中即寓顧裏之治  
也如濕家外感者風濕之邪風濕即可云寒濕前言  
之矣診其脉浮外感之驗也身重內濕之召也且身  
重而汗出則陽微而表不固也汗出而惡風風濕盛  
于外而濕寒積于內陽氣平日虛無可審也仲景主  
之以防已黃耆湯防已宣風除濕之品一味而外盡  
屬補中燥土固表之藥大棗甘草白朮黃耆內治者  
多防已生姜外治者少而防已大不同於麻黃之用  
除濕驅風而全無解散之性可見此證汗出惡風虛

寒之象已露即不敢妄為發散以亡其久弱之陽矣  
凡在濕家內因寒濕者可不藥以此為例乎加減法  
中見喘微用麻黃喘則微有上浮之熱故欲其宣達  
俾熱隨風濕上越于表也胃中不和恐有吐利加芍  
藥之酸以收其正氣於胃而不為濕邪內瀾則不為  
吐利矣氣上衝加桂枝辛以達其清氣于上而不使  
濕邪上逆則氣不上衝矣下有陳寒正內因濕寒之  
根也加細辛之辛溫散寒於陰分則陰寒不過陽上  
越庶無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等證致蹈危機矣此  
皆為濕家內本虛寒思患而預防之者也服後如虫  
行皮中寒濕之外感者欲透表而解也從腰以下如  
水陳寒在下可知坐被繞腰以下溫令微汗而差則  
細辛溫經散寒之效也寒在下則入陰分以溫之又  
不可即謂之為少陰經濕病也此仲景為濕家內因  
虛寒者立一  
預防之法也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



渴脉浮虛而瀉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 四兩 去皮 附子 三枚 炮去皮破八片 生姜 三兩 切

甘草 二兩 炙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白朮附子湯方

白朮 二兩 附子 一枚 半 炮去皮 甘草 一兩 炙

生姜 一兩 半切 大棗 六枚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卽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 二兩 炙 附子 二枚 炮去皮臍破 白朮 二兩

桂枝 四兩 去皮



傷寒有傳經  
故證多轉變  
濕病無傳經  
故始終如一

可知海藏言  
太陰濕毒言  
言少陰厥陰  
濕俱示為當

白朮附子燥  
熱之性上于  
頭目則冒且  
則亦有皮冒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

按此二條乃申明濕家外感風濕內因虛寒既外治其表必內顧其裏所以示表裏兼治之法也濕家無熱可挾早已當內顧其虛寒矣其真正陽虛積有內濕復外感于風寒挾濕之邪又當何如顧慮其裏乎如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則自初感一二月之間至八九日之久證俱始終如一是非傷寒之風寒外感太陽而為濕家之風寒外感太陽明矣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可見身重而寒濕內盛也不嘔不渴內無熱而陽微也脈浮虛而濇者浮為表證虛為陽衰濇為兼濕也此寒濕因于內者盛所以風濕搏于外者久不得解者日益加重也仲景主以桂枝附子湯純以升扶陽氣于裏為治矣佐以

大棗甘草補中除濕而微以桂枝之辛散附子之溫經為治外之用蓋因其人陽微陰盛致內虛寒所以風濕易相感召今惟從其本治則標病不治白治矣此俱非發汗治表之法可稍參也在濕家為然在瘧家何獨不然乎又不必定牽入此等證于三陰中而後可言溫補也三陽病陽微中虛即宜溫補矣何必杜撰陰經明悖仲景原文以立異也乎再或大便堅小便不利者不惟陽微且中虛之甚也大便雖堅恐其犯下利不止之條小便自利恐其犯額上汗出微喘之條桂枝之升陽恐反拔孤陽之根升之於上將外越矣于前方去桂加白朮補中燥土無非為濕家陽微計耳桂枝之升陽且不用况發汗乎况大發汗乎此俱治濕病者必應詳求之理也服盡而其人如胃狀此非陽欲上越之胃也當勿怪木附之力走陽逐水水不能遽除濕不能遽已而冒白不能遽止猶之太陽病愈陽氣散漫之不了了也當徐俟之勿見異思遷也此又為服藥後慮陽不能遽



亦如虫行皮  
中陽氣通達  
之義耳法律  
改爲如蠅不  
敢從

講桂枝于二  
方中一用一  
不用之理可  
謂神妙矣

復恐人更變成法致于大悞所

以申明其顧陽之戒也切矣  
再或風濕相搏骨節疼痛不得屈伸近之則劇外感風濕與前條同也汗出短氣內應虛寒與前條同也小便不利內虛挾濕與前條同也惡風不發去衣表虛陽微之甚也或身微腫者內外交濕之微也其治法亦與前條同溫中補氣燥土散濕甘草附子湯仲景所以必主之也其服法以取微汗則解者以其人小便不利則虛而不致下脫陽微尚有根蒂也故用木附而仍參以桂枝可升則升之使表外風濕相搏者從外解亦不害其為顧裏之治也故于服後能食汗出復煩之候又為斟酌其再服多寡之妙其顧慮中陽兼理外邪蓋無微不至也學者能推廣乎此而神明之其妙又豈仲景能盡言乎然所謂神明者在仲景原文中不必杜撰于原文之外以為神明也此余之所以不能已於有言也夫

總論

濕痺者即濕病也濕病中有風有寒瘧病中亦有濕有風有寒何以辨證乎蓋瘧病以風為主病以濕為附以寒為兼證風多濕少者瘧病也兼有寒而風多濕少者剛瘧不兼寒而風多濕少者柔瘧也若濕病則以濕為主病以寒為附以風為兼證兼有風而濕多寒少者風濕也不兼風而濕多寒少者濕痺也同為風邪寒邪濕邪而表裏多寡之間感受不同故病異而名亦異焉但風邪寒邪自外感者其常而濕邪又因內召者居多必其人素有內積之濕則外濕挾風寒而來所以濕病又以內濕為主病不同瘧病之濕外感者多而內召者少也濕病既有內濕矣又必明乎濕在內者何所附陽盛而陰虛者其濕必附於陽為濕熱陰盛而陽弱者其濕必附于陰為寒濕是又見濕邪必有所倚比而後能致病之義也故在太陽之表附風為柔瘧附寒為剛瘧在內因之裡附陽為熱濕附陰為寒濕皆濕邪一定之性情也至內經云濕上甚為熱法律引之祇可為濕熱之邪作注也不可為寒濕之邪言之也喻氏合瘧濕喘三者為一篇不得不重言熱不得不引內經之言濕熱者為據又不得不言夏月以見合為一篇之義其實牽強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

早



費力。不如分言瘧自為濕。濕白為濕。暍自為暍之為明快也。其中有濕而兼熱者。自有熱因之故。亦不必言。言夏月汗出當風。方有瘧病。長夏濕土用事。方有濕病也。再者濕病寒濕內因者。仲景原文。却以風濕相搏。標于條首。人多以為見於傷寒論中矣。列叙于此。似復。又未達風濕相搏。何以為內因寒濕也。滋疑實甚。不知仲景標風濕相搏於條首。言其濕多寒少。而兼有風。就表證言也。余註此二條。明其為寒濕內因者。則論其平日內積之根。屬於陰寒。不同濕上其為熱之證。就裏證言也。必合表裏。言濕病其義始條也。所以不必引內經言濕熱之文。以湊合其拘牽。夏月之謬說也。且俱從濕病中勘出。內因之寒熱。又與傷寒論中所言風寒外感。寒濕內因者。其理同。其又同。而分證立名之義。終有未同也。所以再叙註於此。而不為復也。再濕家濕甚。陽微證。仲景於防已黃耆湯中。早着下有陳寒之文矣。不必風濕相搏。內因寒濕之二條。方見扶陽燥土固本之治也。嘉言氏於瘧病論中。動言少陰太陰。可謂極意傾慮。臟腑矣。而

濕病論中。執內經濕上甚為熱一語。遂略此陳寒加細辛而不論。似皆言其一邊而未為。該盡全理也。內經云。濕上之甚。所以為熱者。以濕無自上之理。必有熱在內。方可挾濕邪上行。不然。濕邪水邪也。何能炎上乎。即傷寒中水氣上逆等證。亦有上逆者。然非挾熱。則定是挾寒。寒熱能上。炎寒極于下。亦能上逆。均非濕邪自能上行也。知此。可與言內經辨濕邪之理矣。或云。濕久鬱。亦能生熱。是又為太陽病風寒在表者。言表久鬱。則內熱生也。若表感風濕。內因亦寒濕。其人平日。陽衰無熱。可知何處取。上甚為熱之熱氣。而與夏月相湊合也。此仲景原文。分為二證。出治判然者。余必不能從喻氏混合為一篇也。此又余之不能已於多言者也。

暍病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訖遲。小便



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前開。板齒燥。若發其汗。則其惡寒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暍病。詳叙其證脈。並列候治之禁。示人知所辨晰也。太陽主表。六淫之邪。必先中之。故中暍亦為太陽病。雖所受之邪不同。而所感之分則同也。太陽中暍。暑熱客皮膚之外。內熱盛。軀殼之裏發熱者。客邪在表。惡寒者。熱甚于裏也。身重而疼痛。暍不自感。必有所挾。挾濕則身重。挾寒則身痛。暍何有于寒乎。蓋暍之為病。或得於胃。暑服勞。所謂動而得之者也。則暍氣多而寒濕少。竟為暍所中也。或得于避暑深居。所謂靜而得之者也。則寒濕多而暍氣少。暍為寒濕中人而鬱成也。均可謂之太陽中暍也。試診之。其脈弦細。弦者緊之類。寒在表也。細者濕之徵。熱挾濕也。此二者病脈也。再見芤遲。芤者中氣

少謂陰陽氣不順接凡厥之證也

之虛。暑月汗出氣虛。故易於感外也。遲者腹中之寒。暑月伏陰在裏。故易於寒內也。此二者又暍病由來之脈也。合脈證而諦之。而中暍之病可識矣。再徵之於餘證。小便已。洒洒然毛聳。太陽之表有邪。則膀胱府應之。小便時氣動於膀胱。必連及於皮毛。洒洒然惡風寒之狀。正繪表證如畫也。再驗之于手足逆冷。內熱極而寒見于四末。且內熱為寒濕所鬱。其氣格阻而不宣達。亦可逆見于足。皆內熱外寒之象也。以致小有勞。身即熱。熱病陰虛。動則生陽也。口前開。板齒燥。熱盛于內。欲開口以洩其氣。氣出而內熱熏灼于板齒。則齒燥也。此全為內熱熾盛之證。若單感暍邪者。內外俱是陽邪。若兼感寒濕者。內為陽邪。而外為陰邪。非兼治其內外不為功也。若發汗以治其外。用麻黃桂枝。治風寒溫辛發散之品。則內熱不除。而表氣益虛。內熱已惡寒矣。表虛而內熱。惡寒必更甚也。或加溫針。則熱益以熱。發熱不可消息也。數下之。則表證未解。內熱不能宣通于表。反使熱勢下趨。寒濕之氣亦隨之入裏。氣化阻滯。小便必不利。而淋必



甚也。是皆非治暍病之法也。  
仲景因爲明言治法于後。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 六兩

石膏 一斤碎

甘草 二兩

糯米 六合

人參 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此條乃申明治太陽中暍之法也。太陽中暍歷叙其脈證及悞治之禁。至是方明示其治法。而補出汗出二字。正見三夏炎蒸。腠理疎洩。邪易得入。汗易得出。或爲暍氣所傷。或爲寒濕所鬱。俱于治暍之中。必宜

散其表邪。補益其中氣。而後可言治暍也。仲景主之以白虎加人參湯。以知母之苦寒清內熱。以石膏之辛涼散鬱熱。以甘草粳米人參補虛益氣。除寒濕而拒暑暍。使熱消而不致于寒。其裏寒濕去而不致于虛。其表一了百當之法也。亦如傷寒太陽經中內熱之證。以辛涼之劑爲解散之治也。更有暍氣微而寒濕盛。中陽虛而脈微弱者。請再續明之。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芡蒂湯主之。

一物芡蒂湯方

芡蒂 二七箇

右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表分又有表  
裡須層層剝  
剔方妙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暍病。暑熱之氣感者淺。而寒濕之氣中者多。由于中陽素虛。濕邪易召。又暍病中治暍。必治濕之法。示人知所審慎也。太陽中暍。必邪熱盛。必正氣虛。清熱補虛。乃治暍之主法。前條言之矣。然又有輕受熱邪。而重挾濕氣者。則非兼治表裏可愈。必當治其濕邪矣。如太陽中暍。身熱疼重。知淺暑挾重濕。為患于太陽也。診之脈見微弱。平日汗多。衛失其防。中虛脾失其制。故脈見中虛之象。惟其中虛。故易身熱多汗。而思浴于冷水。惟其中虛。故每口燥作渴。而思飲乎冷水。冷水多飲。內濕必積。冷水常浴。外濕必召。濕挾暍而感乎太陽之分。濕為水而浸行皮膚之中。是濕乃主病。而暍為餘證而已。仲景以一物瓜蒂湯主之。苦以洩熱。煮湯頓服。以散皮中之水濕。一物而兩治表分之表裏也。蓋暍在皮外。水氣在皮中。俱以瓜蒂最輕清之品為治。太陽表分之表裏。洵聖藥也。所謂法與病遇。而病可除也。總之暍之為病。必由表虛。而夏月。衛疎汗多。表虛其常。且暍之為病。又必由中虛。而夏月。壯火食氣。中虛其常。合表

妙甚明甚

虛中。虛而感暑。熱兼寒。濕固為熱邪。而非熱因者甚多也。即有內熱熾盛者。亦陰虛于內之故。故發汗溫針攻下。俱不可施。惟以辛涼兩解表裏為第一義。而補虛益氣。尤為第一義中之先務也。治暍病者。當細觀仲景之論脈證。或有旺盛之證。必無旺盛之脈。可見其標易視為實。其本顯現乎虛。傷其陽則氣益弱。汗愈多而陽亡。傷其陰則血益虧。熱愈熾為陰亡。一病而陰陽兼顧。方不致變起倉卒也。此治暍病之金針也。

喻氏暑病門中之論俱佳。因抄附于後。俾學者參觀而自得焉。



補元氣明學齊絲燭而自新焉  
備升暑熱門中之篇其對因姓

出

誠而創題兼贈式不姪變跋會卒也北台凱誠之金  
承愈多而題之其創則血益強燕愈繼為創丁一  
見其對是斯為實其本德其平盡其其題則錄益純  
購喻景之歸利翁如作其器之端必無其器之利回  
辭志益錄之為策一義中之表發也亦即錄其清  
徐文不增不可賦辨以辛京兩義未寒為策一義而  
卷中由自內燕繼益香衣創盡于內之效其下  
誠中盡而題暑熱兼其器固為燕飛而非其因其